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四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六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秦

秦始皇帝姓嬴名政年十三即王位元年乙卯二十六年乙卯初并天下始稱皇帝除謚法欲傳天下於萬世

曰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推水德以建

亥十月為歲首初齊桓宣時鄒衍論五帝運推黃帝土德以相克為次少昊木至周火始皇時

漢儒劉歆云太昊木炎帝火以相生為次又引陳瑩中

云鄒衍一時之談諸儒半載之感以為至言愚意衍但

取黃帝土德以意而推歆必本於家語何少穎鑿中之

論乃有始於都雍亦為咸陽故曰秦川亦曰關中東自命為制

戰國之說乎秦關西至隴關故曰關中凡千餘里始皇自

令為詔自稱曰朕後世稱皇帝制詔朕始此又更名民

曰黔首庚辰曰嘉平乙酉取民諺曰神仙得者秦之先

曰栢翳史記大費一名栢翳書稱伯益大費父大業額

業佐舜調馴禽獸賜姓嬴氏有裔孫曰中湫居西戎保

西垂中湫生飛廉飛廉生惡來俱以力事紂武王伐紂

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

送王始封為諸侯賜以西周岐豐八百里之地襄公五

世孫德公徙雍二世至穆公兩平晉亂注見周遂霸西

戎一書悔過經聖筆所定周書末穆公伐鄭晉襄公伐

戎一書悔過經聖筆所定周書末穆公伐鄭晉襄公伐



一版孔非

又十四世至獻公師隱位二十一年與晉戰

門始斬首六萬周天子以黼黻賀顯下丁巳周初

孝公渠梁立獻公于元年庚申與二十二年據殺函之固擁雍

州之地已有窺觐周室之心當是時東周已微疆國有

六齊威王魏王燕公韓趙及小國十餘力政爭

相併秦僻在雍不與中國諸侯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求

士衛鞅入國元年鞅因變人景監以見首進富國彊兵

之術將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司管什伍之法使相收管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

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僇力本業僇音戮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

富無所芬華法既具乃申嚴號令徙木示信徙木示信

卒能使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

邑大治然廢井田開阡陌更稅法任意變古用法過酷

列侯就封商君錫號辛巳初為無何孝公薨人以反告

出亡而無所舍乃知為法之害卒不免於車裂以徇矣

法惠文立子嬰之徙告商君欲反吏捕單身出亡

法單身不容亡之難不受納秦之成於秦車裂之

法單身不容亡之難不受納秦之成於秦車裂之

惠文王考公元年甲子蒙巳成之業諸侯不朝元年

天子賀乙酉致文武丁亥一戰勝魏庚寅斬首將

魏納地至再辛卯納河西癸巳五國之師辛卯會

盟攻秦秦出兵迎敵五國敗走左庶長疾戰脩魚敗趙

於是滅蜀乙巳司馬伐趙乙巳取中都陽丁未

伐韓丁未取石章戊申伐楚卅陽虜將函白

八百里庚戌取召陵卅凡斬首二十五萬二千武王

湯立惠文王子元年韓魏齊楚趙皆賓從初置丞相元年

士任郤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說舉鼎絕臙一作而

死族說昭襄王復立年乙卯五月丙午併西周通

是年以秦昭襄接周統通在位五十六伐楚庚申無

年綱目猶分書至始皇并天下方接正統伐楚庚申無

王取秦壬午武安君白起接鄢郢癸未起長鄂鄂南伐

韓魏取魏起攻韓魏伊關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乙亥

破魏將芒卯華陽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和甲午攻魏

取刑丘丁酉起接韓九城斬首五萬起與賈偃戟沈其

韓上黨太守以上黨降趙乙巳伐齊丙子蒙武取九縣

齊剛齊取伐趙辛巳拔城辛卯魏冉擊趙斬首二萬

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上黨壬寅攻邯鄲甲長攻汾晉

九萬伐燕庚寅法韓凡斬首首虜阮殺沈死一百五十

四萬六千遂并西周而赧王亡矣丙迹當時丞相穰侯

范雎以折臂摺齒摺臂涉之殘

姓名張祿入說秦王卒廢太后逐穰侯而奪之位

幾終王之世而善免唯魏人初從中大夫須賈使齊私

齊齊怒擊眡折齊摺齒卷簣置所中使客醉溺之既出

齊齊怒擊眡折齊摺齒卷簣置所中使客醉溺之既出

馬氏曰穰侯援立昭王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音郢東

屬燭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事秦秦益強大雖其專

恣亦未至盡如眡之言若眡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

得穰侯之處故益其阬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

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眡真傾危之士哉孝文王戊昭襄

元年享國不永三月莊襄王楚孝文王元年即滅

東西周君而文武成康之統緒始絕三年遣蒙驁伐魏

數敗之信陵一歸五國響應敗驁于河外魏室似有生

意矣萬金之間一入而代將之命已下信陵之身且不

保如國何甲寅王取魏高都汲初信陵君竊兵符救趙

王薨子政立是為始皇初王為秦質子於趙悅色納姬

不疑其故政實不韋之子而呂其姓昭襄時莊襄以庶

翟大賈呂不韋見之視為奇貨以五百金與之結賓客

而請之時姬已有娠獻之為夫人以昭王四十八年正

信建即位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至於嫪毐之亂

之醜也嫪毐音勞藹始自皇年少太后時通不韋不

殺三子不常徙蜀自殺莊襄甲寅嗚呼莊襄之元周信亡矣曾

不三年呂政嗣位而栢斃數百年之宗祀亦絕襄公始

至莊襄甲寅南宮氏曰作史者同馬當於莊襄元年東

周既滅方書周亡然後進秦使接周統於莊襄終年呂

政嗣位特書秦亡然後正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錄矣

今乃不然東周末滅遽進昭襄之秦呂政嗣位猶冒嬴

秦之姓於周則絕之如恐其不取於秦則進之如恐其

不多好惡不公是非逆置其諸謂之何哉迹秦自孝公

以來累世窺周一念僭竊至莊襄百有餘年東周始滅

彼固謂嬴氏基業可傳之不墜未幾呂政立而嬴氏之

秦已亡嗚呼赧王入秦之後歷七年而東周如線之緒

尚存莊襄取周之餘才三載而嬴氏數百年之宗廟遽

滅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無毫髮爽而世之窺覲僭竊干

人之國者每迷而不悟悲夫始皇初立六國猶存齊因

范雎入秦進遠交近攻之策赧王四十五年辛是時齊

王法章在位歷王建前後垂五十年並不受兵法章自

丙申尚六年王建自丁酉立迄已卯四幕燕金魚自以

為安矣楚為從約長帥趙魏韓衛伐秦師一不勝遽各

春申君而踈之何怯也庚申春申用事取壽陵三晉與

秦接壤故初年蒙驁為將首定趙晉陽元伐韓伐魏爭

地爭城殆無虛歲丙辰長庶公將城庚申拔魏朝

丁卯

韓非疾韓治國不務仕賢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
初韓非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伐使秦云云下吏治
罪李斯燕丹不勝一朝之忿欲恃荆軻又八匕首彊燕
而弱秦竟以挑怨速禍初燕太子丹質秦不見孔丹怒
逐王不獲遂休解軻益發兵伐燕燕斬丹以獻是時六
國僅有一李牧足以重趙居代鴈門殺匈奴十餘萬騎
滅襜褕反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
餘歲不敢近趙邊已秦兩軍大入一遇牧則輒還妃與
兵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牧還亦足為差彊人意者夫何自
道六

內史勝滅韓之後辛未虜韓王安以明年以金間殺李
牧金申秦多與趙嬖臣郭開牧死而趙遂滅癸酉王翦
於是滅魏丙子王賁伐魏魏滅楚戊寅王翦將六十五
地置滅燕己卯王賁虜燕王喜初趙王遷被虜勢如破
竹齊亦不旋踵立墟矣向之不加兵我者豈真貸我者
哉庚辰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秦諸齊
怨不早合從聽姦人賓客亡國歌之日松耶司馬氏曰
從橫之說雖反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使六國
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
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
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徹其藩蔽也安有救

初韓非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伐使秦云云下吏治
罪李斯燕丹不勝一朝之忿欲恃荆軻又八匕首彊燕
而弱秦竟以挑怨速禍初燕太子丹質秦不見孔丹怒
逐王不獲遂休解軻益發兵伐燕燕斬丹以獻是時六
國僅有一李牧足以重趙居代鴈門殺匈奴十餘萬騎
滅襜褕反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
餘歲不敢近趙邊已秦兩軍大入一遇牧則輒還妃與
兵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牧還亦足為差彊人意者夫何自
道六

內史勝滅韓之後辛未虜韓王安以明年以金間殺李
牧金申秦多與趙嬖臣郭開牧死而趙遂滅癸酉王翦
於是滅魏丙子王賁伐魏魏滅楚戊寅王翦將六十五
地置滅燕己卯王賁虜燕王喜初趙王遷被虜勢如破
竹齊亦不旋踵立墟矣向之不加兵我者豈真貸我者
哉庚辰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秦諸齊
怨不早合從聽姦人賓客亡國歌之日松耶司馬氏曰
從橫之說雖反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使六國
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
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
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徹其藩蔽也安有救

內史勝滅韓之後辛未虜韓王安以明年以金間殺李
牧金申秦多與趙嬖臣郭開牧死而趙遂滅癸酉王翦
於是滅魏丙子王賁伐魏魏滅楚戊寅王翦將六十五
地置滅燕己卯王賁虜燕王喜初趙王遷被虜勢如破
竹齊亦不旋踵立墟矣向之不加兵我者豈真貸我者
哉庚辰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秦諸齊
怨不早合從聽姦人賓客亡國歌之日松耶司馬氏曰
從橫之說雖反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使六國
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
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
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徹其藩蔽也安有救

內史勝滅韓之後辛未虜韓王安以明年以金間殺李
牧金申秦多與趙嬖臣郭開牧死而趙遂滅癸酉王翦
於是滅魏丙子王賁伐魏魏滅楚戊寅王翦將六十五
地置滅燕己卯王賁虜燕王喜初趙王遷被虜勢如破
竹齊亦不旋踵立墟矣向之不加兵我者豈真貸我者
哉庚辰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秦諸齊
怨不早合從聽姦人賓客亡國歌之日松耶司馬氏曰
從橫之說雖反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使六國
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
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
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徹其藩蔽也安有救

內史勝滅韓之後辛未虜韓王安以明年以金間殺李
牧金申秦多與趙嬖臣郭開牧死而趙遂滅癸酉王翦
於是滅魏丙子王賁伐魏魏滅楚戊寅王翦將六十五
地置滅燕己卯王賁虜燕王喜初趙王遷被虜勢如破
竹齊亦不旋踵立墟矣向之不加兵我者豈真貸我者
哉庚辰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秦諸齊
怨不早合從聽姦人賓客亡國歌之日松耶司馬氏曰
從橫之說雖反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使六國
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
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
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徹其藩蔽也安有救

內史勝滅韓之後辛未虜韓王安以明年以金間殺李
牧金申秦多與趙嬖臣郭開牧死而趙遂滅癸酉王翦
於是滅魏丙子王賁伐魏魏滅楚戊寅王翦將六十五
地置滅燕己卯王賁虜燕王喜初趙王遷被虜勢如破
竹齊亦不旋踵立墟矣向之不加兵我者豈真貸我者
哉庚辰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秦諸齊
怨不早合從聽姦人賓客亡國歌之日松耶司馬氏曰
從橫之說雖反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使六國
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
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
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徹其藩蔽也安有救

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愚觀六國之

滅惟齊最愚不悟姦人賓客之受間金齊相及賓客多受秦間金聽

勸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

國殊不知五國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賁猝入民莫

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竟以餓死觀松耶栢耶之歌

至今可為於邑也嗚呼秦滅六國何異造蠱毒者聚蠱

蛇一器任相噉食惟一獨存者為蠱便能變惑隨逐酒

食為人禍禍他人則蠱吉然則始皇其殆所謂大蠱者

歟其變惑為禍未既也始皇已并諸侯一六合始分天

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障郡會稽潁

漢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

史罷侯置守以破封建之法李斯議收天下兵聚之咸

陽鑄以為鍾鐻音巨樂器金人十二又徙天下豪傑十

二萬戶以實咸陽務弱天下之民以重京師之勢庚辰於

是巡行郡縣上鄒嶧封泰山積土泰山上為壇祭天曰封禪梁父禪

廣十七地為壇祭地曰禪梁父泰山下小山曰登琅邪三月過彭城欲出周鼎

泗水弗得乃渡淮之衡山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

得渡怒赭其山問湘君何神知竟女舜妻葬此自南郡

武關歸並壬午又東遊至博浪沙中南陽張良狙擊中副

車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求力士為鐵椎重百

斤狙擊之謀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狙未年遊雲夢

臨浙江上會稽還吳從江乘渡至平原津而病卒卯

西百二十里從餘杭渡上會稽祭禹還川陽江乘
立石以頌功德凡五秦鄒山

求之二神山壬午封太山後游海上又之碣石使盧生

不美門內成美門燕侯生等求不死之藥黷武事則南

皆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丁亥取南北築長城而守

籬延袤萬里却匈奴七百里之外盧生入海還奏錄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文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隱宮徒刑

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或作驪山驪山始皇葬處發北山

石擲徙蜀荆地林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阮

加以廢先王之道燔詩書百家之言戊子從阮儒生四

百六十人於咸陽阮仙藥去上怒按諸生在咸陽者迷

坑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未幾天星墮石

庚寅星墮東郡化石或刻石

誅石旁君山鬼獻璧祖龍告死庚寅使夜過華陰有人

人播其石明年出遊卒于沙丘秘不

因言今年祖龍死使以璧告明年出遊卒于沙丘秘不

如皇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明年出遊卒于沙丘秘不

發喪至以鮑魚雜輓於昆輅車之臭趙高說李斯矯詔

殺太子扶蘇立少子胡亥而亡秦之讖驗矣己丑扶

繩諸生上怒使北監蒙恬上郡卒卯出遊李斯胡亥相

高代至平原津病上月至趙地沙丘平墓崩初病其

李斯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封高所未受使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李斯與胡亥謀詐殺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其蘇蒙恬死扶蘇自殺胡亥還至咸陽發喪襲

位是為二世辛卯七月即位年二十一遇弒葬始皇驪山下九月

以人從死後宮有子者皆從去疾李斯相趙高郎中令

還掌官門殺大臣盡殺先帝故曰諸公子十二人以重威復作阿房

以章先帝非過舉始皇作未幾魯魚倡禍天下大亂勝

立為楚王七月發問左戌漁陽陳勝吳廣為屯長大雨

不足憂告者說於是劉邦起沛項梁起吳梁故楚將燕

田儋王齊狄韓廣王燕魏各王魏矣各故魏

朕固不聞聲遂深居禁中獨與高決事盜益多去疾右

諫作阿房省成役責讓自殺斯以高譖卒就五刑高譖

王離降章邯司馬欣燕趙齊齊皆已自立

為王自關以東皆應諸侯高初言盜無能為以至於此

先是高欲謀為亂指鹿為馬以去異已者趙高欲為亂

鹿獻一卅日馬也一卅日承相諫耶謂鹿為馬問左

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馬陰中以法後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立楚懷王孫心梁魏各死楚王韓張良說項

至望夷宮數二世罪而弑之矣梁即二世數曰足下驕將千餘人

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見否曰不可二世曰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万户侯弗許曰願與妻子

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誅足下足下高佩璽上殿殺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欲陷者三乃去秦帝號立子嬰為秦王二世王與二子

謀殺高夷三族可謂壯矣然當時四方分崩豪傑並起

沛公入武關今商州至灞上地名長安王嗣位僅四十

有六日素車出降九月立十月降而天下歸漢矣裴駘

之論曰子嬰度次得嗣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

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然河決不可復壅魚

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王之才僅得

大綱曰通六丁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日之才無所復陳其

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吾讀秦紀至子嬰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史記愚又嘗觀

世之言者曰秦以一國亡六國民以其月亡秦得之非

道失之亦亟固其宜也然愚謂秦之亡非民也斯高也

高之罪又浮於斯二世之於高始為所愚終為所弑國

隨以亡是非高之能愚之弑之亡之也高之為烈始皇

使之也高之詔教胡亥數年刑法之學耳胡亥之命秦

之國祚因已在高掌握中以斯之狡智尚死其手況胡

亥乎吾姑曰高之為烈始皇使之也然亦非始皇使之

土赧王入秦之年斬首
萬八千迄始皇兼并
聖之棄之絕之特假手
用扶蘇不死秦不亡
能一之又曰仁者無
狂襄滅東周文武成康
亦未嘗自正位號史記
與方有天下稱帝僅并尺書

昌祖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七

新安前貢士 胡一桂 庭方纂

西漢

漢高帝太祖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沛郡名父在徐州

大公後尊号母媪感蛟龍而生帝始皇即位甲寅歲生媪息大澤陂夢神謁

雷電畫晦太公往隆准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及壯為泗上亭長二世元年任陳涉起蕪音機沛令

欲應涉蕭何曹參為主吏說令使樊噲召帝令後悔父

老乃率子弟殺令迎立帝為沛公乙未入關受秦王子

嬰降通鑑以為漢元年養五吾季先生謹思曰羅守約在文藝博作義帝廟碑言楚館三

戶劉項北而事之矣秦滅之後楚自繼秦至綱素起軍

猶未統一則劉項分書之劉熾項亡方書曰漢詞嚴詣

正見趣超出恨文其年項羽更立帝為漢王五年已亥

滅羽有天下即位於汜水之陽汜數劍反以火德都洛

陽用婁敬說遷都長安關中元乙未在位十二年齊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秦地彼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同號漢仍秦正建亥至武帝太初元年始改用

夏正初帝為泗上亭長時有斬蛇之異送徒驪山夜經

之嫗哭曰吾子白帝子化厥後又有雲氣之祥隱芒碭

常為及為沛公見項梁於薛與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王而與項羽北面為之臣梁臨淮下相人父燕世為楚

後仍号懷王從祖諡也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

王之羽怨秦殺項梁秦二出元年為章邯願與帝先入

關懷王以羽慄悍猾賊帝寬大長者遣帝而不遣羽帝

既定關中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帝

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疆弱之處帝乃還軍灞上

帝欲留關中以樊噲張良諫還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其音何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堵如墻堵不遷動也羽聞帝已入

關大怒欲擊帝賴張良與項伯善伯羽季父鴻門之見卒藉

以免羽遂屠燒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收其貨寶婦女

而東使人還報懷王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項梁

所立何得主約本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明

年徙帝長沙郴縣弑之乙未正月徙丙申十月密羽分

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布弑之江中立帝為

漢王王巴蜀漢中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章邯雍王都

塞王都檉陽董以距塞漢路餘各以次受封楚將瑕丘

王都洛陽將司馬印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帝怒欲攻羽周勃灌嬰

樊噲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

誑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帝曰善乃就國以蕭何為丞相拜韓信為大將

信薦帝 何張良為師張良亦謂信然當自謂 陳平為

謀臣酈食其為說士壯士則有樊噲灌嬰勇將則有黥

布攻城畧地則有曹參他如彭越周勃王陵之徒英雄

陳力群策畢舉輔成創業迹其戰勝攻取之功韓信為

最今觀就國之後首用信計決策東向隨定三秦八月

信龍襄雜章邯走 擒魏仆趙九月信虜魏王豹丁酉十月

降燕擊齊丁酉信胎書說燕降代代信虜齊王田 遂滅

楚垓下垓沛汶縣聚名已亥十二月帝與信越等 大抵

信之功為多也至於帝論所以得天下惟曰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

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信獨得預三傑之稱可見矣項羽既滅魯獨堅守不

下帝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守禮義之國為

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

封王侯政由羽出号曰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愚謂羽特信等伍婦除乱畧平一區宇而歸之帝

者也若夫屢厄帝於險難之中乃所以使之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以成其大任之受耳而謂羽真帝敵也

天下始定于一而帝業成矣然方其見於鴻門項莊

舞劍為之危鴻門地名在新豐東范增使羽從弟莊請

翼蔽敗於彭城父母妻子為之虜丙申帝部五諸侯兵

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

至彭城大敗帝於睢水圍二匝大風晝晦得遁太公呂

孫常置軍中為質 遁於滎陽紀信詐帝為之焚丁酉

王車黃屋左纛口食蓋漢王降以故帝得從西

羽是信問漢王安在逃於成臯僅與滕公同車而載月

帝出漿陽至成臯羽技漿陽圍成臯帝與滕公共車而追數羽十罪於廣武伏弩之

中曾為之傷戊戌數羽罪曰負約王我於蜀罪一矯殺

關罪二燒秦宮室掘始皇冢收財物罪四殺秦降王子

嬰罪五阮秦子弟二十萬王其將罪六自王諸將善地

從故主罪七逐義帝自都彭城罪八其義帝罪九迹帝

為臣弑主殺降政不平主約不信大逆無道罪十

之危亦屢矣割鴻溝分天下羽少助食盡信又攻擊患

乃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太公呂后歸月國勢既分

為二而卒定于一者人知帝從良平之說亟追亡逐北

之功張良陳平說勿養虎遺患已亥滅後下雖帝亦自謂三傑

為用所以取天下然豈知夫入關之初三章之法仁不

可勝用從董公遮說為義帝發喪義不可勝用丙申十

義帝三老董公遮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

敵乃可服羽為無道放弑其王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

三軍素服告諸侯而伐仁義之師固又有以為之本也

哉天下已定赦季布羽將數窮斬丁公布母弟羽將魯

豈相厄哉丁公還後示人以君臣之大義封元功十八

上謂謂其不忠斬之而盡報功之典大封同姓

侯蕭何鄭俠曹參平陽侯張而盡報功之典大封同姓

懲秦孤立之弊兄賈荊王弟交楚王兄喜代王自信等八王外

代王即文帝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子自信等八王外

長淮南王子建燕王兄仲子濞吳王自信等八王外

張耳趙王黥布淮南王更齊王信楚王彭越梁王吳芮

張沙王韓信太原王臧荼燕王後盧縮征荼有功封燕

刑白馬之盟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得深長之慮矣

已而命蕭何次律令樵秦法韓信申軍法著二十張蒼

章程章經數之音術程權叔孫通制禮儀

陸賈造新語成敗一奏稱爲新語皆爲制作之要者至

於過魯而祠孔子舉明德而詔郡國勸駕輶田租而十

五稅一其於崇先聖禮賢士愛元元之意又如何迨夫

逆料入才爲異日計安劉必勃弄無遺策可謂明也已

矣內平疾呂氏問蕭相國死許可代曰曹參問其安曰

者必勃也或者謂同姓之封不免過制異日七國之變此其

基禮儀之制雜用秦儀先王之禮淪沒此其故新語之

造既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則得失成敗之論復何

所弘益帝天性雖明達無學力以磨治於人道之大綱

又有未盡者未央一宴以功業驕其父兄笑卯上太

臣子丙午詔王侯之封功臣誅夷陳豨韓信韓王信彭

國本幾搖由於誠意不盡無以絕私愛之牽上愛戚夫

也如意類己欲易太子周昌叔孫通固諫不聽其於夷狄

也太后從張良計迎兩山四皓輔太子得不易其於夷狄

也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規者謂但見老弱羸畜可擊

秘計解圍和親之約御之又非其道且開後世之患

焉上寅上患匈奴苦迫邊劉敬曰冒頓殺公妻殺其生

子子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齊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

彈大風一歌氣豪力雄霸心之萌不免文中子之謂

也孫敢與大夫抗禮者哉然師取家人子名長公行妻

上通沛置酒發沛中兒教之歌曰人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歸上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

其心吁漢治所以雜霸不能比隆三代之盛其以

是夫惠帝盜高帝太子十七即位元年在位七年首減田租復十五稅

一之法民年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完

之又曰吏所以治民重其祿使盡其職則民得所賴元

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除挾書之律並四凡此皆

為政之善者當是時曹參為相清靜守職帝垂拱仰成

天下晏然衣食滋植史稱其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

葬悼趙隱帝庶兄肥齊悼惠王弟如意趙隱王恩敬篤矣遭母后后虧損至

德南宮氏曰太后酖死趙王丁未召王至后人彘戚姬

戚姬手足去眼重日為人彘使帝昆弟之義不全過愛魯元帝姊適張氏

納甥女以為后使帝夫婦之倫不正因張后無子殺後

宮美人取其子以為嗣使帝父子之親不白惜哉高皇

后呂氏雉臨朝稱制八年元年甲寅立無名子四年丁丑立

崩迹其殺戚姬子母駭歿嗣君召帝觀人彘大驚因父病崩幽辱少

主少帝自知非皇后子有怨言幽擅王呂氏追尊父呂公宣王兄

澤悼王澤子台呂王台卒子嘉嗣王後廢立誅鋤高

皇帝諸子殺趙王友又廢趙王拔自殺居位僭竊自有

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也宋文公綱目於呂氏聽政

之後分注其年特以變例書之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

注此書法正例與東漢馬融無異而呂氏獨注亦變也愚謂馬融有孝和孝質可大書今有少帝及弘不善

素非真孝所以著女后僭亂之原為萬代鑒戒

惠子也

崩諸呂謀為亂男女無少長皆誅用覆宗祀今觀呂氏之禍肇於張伯彊之一言留侯子為侍中平十五年誅丞

台產祿將南北軍者呂成於平勃之阿意順旨王諸呂入用事安后心從之問左相王陵曰高帝白馬盟不可問左相陳平絳侯周勃曰太后稱制下是帝諸呂可使太后欲

王諸呂陵既不可勃又不可平又不可吾知其將悚然若高帝之臨有所憚而不敢為矣平勃乃縻然從之夫

復何所顧忌哉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向使酈寄不可劫呂祿不可給與祿善祿將北

軍勃與平謀平歸守趙藩祿從之紀通符節不可矯太尉不得入軍士不左袒呂類音類謀行勃不得入北軍

符節令持節矯制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解印屬典客山真屬勃勃入陣門令曰為呂右袒為

劉左袒軍皆袒充紀通信之子呂類太后封朱虛侯章不用命呂產不可殺漢亦殆矣產將南軍不知祿去

章曰急入衛帝章請千人逐殺產馳報勃勃拜賀由是論之平勃安劉之功僅足贖王諸呂之罪人臣之義當

以王陵為正以上增廣南宮氏文使王陵之說得行豈但安劉正

將以全呂而平勃之王諸呂反以一時之榮而覆其百世之宗矣可勝歎哉文帝宗恒以代王升為天子

毋薄太后即位年二十三元年上成初平勃誅諸呂諸大臣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直孝惠子乃陰使人召帝帝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皆願稱朕母生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方今高帝子獨大王賢

學問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心迎立大王王勿疑也

之得大橫之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於是

馳至長安群臣皆迎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遂即天子

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

殺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周勃陳平為左右丞相勃

相平迹帝二十三年間重國本則首從群臣之請蚤建

子啓為太子崇節儉則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欲作露臺惜百金而遂寢衣七綈

七皂黑色履革舄集慶為帷編蒲為席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治灞陵皆瓦器因山不起墳墳夫中帝至灞陵使

倚琴而歌意悽愴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

鈞繁前陳漆其棺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銅南山猶有隙使无可欲雖无石槨又何感焉上曰善

愚謂帝意悽愴似有悼死延生之意故玉杯之獻新垣

平得以容其奸而治灞陵皆瓦器因山不起墳又釋之

之諫有以啓之也嗚呼帝終為賢明之主宜哉○丙子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進九月使人持玉杯上書獻關

平言關下有寶玉器來者視之有獻者上以文有延壽

字令大酺十月人上書告平所尚德化則南越尉佗自

立為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匈奴背約入盜

令備邊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

漢高帝張武受賂更加賞賜恤刑獄則除收帑與擊同

兄仲子除肉刑齊大倉令淳于公當刑少女緹縈上書

法坐罪除肉刑願沒為官婢贖父罪帝矜之并除肉刑

人家室籍借借帝躬耕皇后親蠶勞賜二老廉

務本則開籍田民力耕帝躬耕皇后親蠶勞賜二老廉

更匹帛以勸孝弟勸力田愛民則議賑貸賜田租弛山

澤發倉庾開言路則除誹謗之法詔古有誹謗之法

則下不敢盡情上止輦而受郎官書疏假借以納表

登等切諫見人與后同坐盤引却曰獨不又舉賢良

方正而親策之賈誼治安一策痛哭流涕長太息亦為

之容受抑貢獻則却千里馬而不受緩征伐則陳武之

議以為念不到此崇謙遜則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

請賈誼皆以為未遑用人則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擢為廷尉加以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務在寬厚

化行天下而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蓄

積歲增戶口蕃息禁網踈闊刑罰大省斷獄數百幾致

刑措至治之美有如此者嗚呼仁哉然或者謂獄周勃

絳侯就國每守尉至絳恐誅常披甲家人持兵有告反

廷尉捕治勃以公主為證勃子勝之尚帝女帝見獄詞

赦勃殺薄昭太后弟殺漢使帝不忍誅遷淮南長高帝

弟謀反當死但徙蜀不食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寵愛鄧

通賞賜鉅萬帝初夢欲上天有一黃頭郎推上顧見其

為黃頭郎以為恭儉之意少矣謂帝大醇而小疵愚

謂通之賜誠不免少累儉德勃被甲召疑昭殺使見誅

長謀反致徙皆所自取若一切從事姑息漢法為不行

矣其可哉政未易以此議帝也獨惜其所不足者因實

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讀其書以尊其術

而好尚差善鼂錯知術數之說拜太子家令錯乃申商

刑名之學峭直刻深卒啓七國之變俾景帝終為刻薄

任數之君貽謀之道深有慊焉耳不惟是也陳同父曰

高帝以來數十年制度所宜正典章所宜立教化所宜

脩乃於賈生之請謙讓未遑遂使因陋就簡教化不行

至於富民以錦繡被墻屋公卿大夫以下競至奢侈無

度此愚所以為帝恨也景帝啓文帝太子用寶皇后元年乙酉七中元年壬辰

六後元年戊戌即位之初首賜民爵一級除田半租定

答律從輕之法初文帝除內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

百當罰者答二百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答重罪無異幸

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日三百答三百日二百

有足稱者惜帝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皆未免

少恩皇后以無寵而廢為兩漢廢后之始薄氏太子

以無罪而誅太子榮為兩漢廢太子之始梁王以輕許

傳位而好不終帝弟武來朝許以傳位太子廢太子相如

申屠嘉剛直可尚也為錯所賣而見黜嘉奏錯穿宗廟

首上曰我使為將如周亞夫平定七國之功不可忘也

以讒言下獄而致死亞夫勃子既免相因于盜吳王濞

之叛積怨於博苟殺世子之時濞音鼻帝為太子時吳

道太子引博局提殺之而發怒於鼂錯削地之計兵

連七國誅錯為名遷斬錯以謝錯之慘刻固不足恤而

於大體亦已傷矣丁亥錯請削諸侯地吳王濞楚王戊

王賢膠東王雄以誅錯為名表盜素與錯不協說帝誅

錯發使赦七國後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上召錯給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兵不解遣大將軍嬰至若張釋

之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帝為太子時釋之嘗劾奏入

小六十八

劉子明

通鑑已救以備恨及有告通鑑盜出其於人倫之間刻

任數戕害殺戮曾不少忍豈慈父之所可同日語哉史

稱帝克遵洪業家給人足都鄙庾廩貨財有餘京師錢

累鉅萬貫朽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

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梁肉

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先行誼而後詘辱焉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二成康

漢言文景美矣漢書然先儒謂其獨有節儉不妄費育民

以致殷富一事為克遵洪業管則其所謂風俗醇厚之

云者豈皆文帝之深仁厚澤醞釀滂沛所至帝幸蒙成

因以同稱耶今觀帝即位以來日食凡星變凡雷凡月晦

凡雨雹凡暴風五年三月壞天火三年燿地動凡大蝗大

旱無歲無之示警至矣而竟不害者又豈祖功宗德正

當殷盛帝幸得所憑藉以消弭之耶不然帝之所為若

此而風俗醇厚災異不害乃如彼也至於冒文帝短喪

之詔遽不行三年之喪上虧先王孝治天下之道下開

嗣君不能終喪之失且陷後世於罪焉所謂從父之令

焉得為孝乎短喪一條先儒之論曰文帝寬仁大度有

高祖之風景帝忌刻少恩乏君人之量蘇子文帝以而

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景帝以智

數繩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大智懸絕

如此管愚謂此固帝天姿之刻薄然亦當時錯所以教

見

之者非其道也後之擇人以教太子者尚鑒于茲武帝

世徹景帝中子以辛丑即位其年始建年號曰建元元

年即位十七歲辛丑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符六元

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始於文帝至太初元年丁丑夏

五月始正歷改用夏正以寅為歲首帝以少年英銳之

姿雄才大畧得於所稟即位之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

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史稱其得人之盛儒雅則董

仲舒公孫弘兒寬篤行則石建石奮質直則汲黯卜式

韓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

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

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

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然先儒謂帝自

建元以來命相凡十有三多不擇人而被誅者凡五當

時登相位者至於涕泣不敢拜命竟亦不免寶嬰許計

公孫弘李蔡獄誅嚴青翟趙周誅石班氏贊帝得人

之盛自大將軍以下皆表著名氏獨丞相關焉此意微

矣愚謂當時大儒負王佐之才惟一仲舒帝不能引以

自輔賢如汲黯又不能位之公卿以資諫諍自石慶衛

青去病霍光日磾司馬遷蘇武不忝其職外曲學阿世

弘兒寬之徒何足道哉曾是以為盛與以今觀之

繼申公年策仲舒置五經博士以帝初心所好甚正也

惟力行一語中公對為治不在多言然既相杓鑿春秋三

策對策僅相江都博士之建亦祇文具未幾尚禱祠求

神仙興土木事巡幸信祥瑞加以嚴刑峻罰窮兵黷武

帝心之所好雜矣其尚禱祠也始於五峙音止在齊宗

如雍太一為天神貴者佐神君長陵女子見神後民竈李

凡八君言祠竈則丹砂可之祠自是祠后土祠汾陰泰峙立

甘泉明堂得黃帝明堂圖作汶上立越祠越巫言事鬼

封泰山相如遺書言封神無非所以為徵福之地其求

神仙也自李少君以穀道卻老方進謂穀道引或於是

繆忌少翁忌皂人少翁齊人以進鬼神方拜文成將軍

誅蔡大拜五利將軍封侯尚主公孫卿齊人奏黃帝言

於嵩山拜之徒接踵進幸至以大尚主最為卿所愚於

是宮室益熾盤遊不息矣其興土木也始因徵行而開

上林苑夜出廣覽使吾繼習水戰而穿昆明池越欲水

池沼樓船至於栢梁銅盤起栢梁臺作仙人掌擎已為

神仙之事而蜚廉延壽通天等作則專以候神人蜚廉

鄉言仙人好樓居遂作蜚廉館延壽觀使鄉侯神人

之建章神明往往亦不外是矣栢梁交巫言且大為屋

萬戶神明臺其巡幸也北出長城辛未出長城登單于

高五丈行一萬南登天柱乙亥登天柱山東臨渤海丁丑考他

如幸緹氏御言見山幸東萊士辰因臨大海欲亦無

十四百

通要

十三

全

神仙之求卒無明驗始知天下豈有仙人悉罷方士

百數愚惑受欺事無及矣罷方士其信祥瑞也獲白麟

元未改寶鼎元鼎乙丑改而改元因天馬注戊辰生渥芝房壬申

甘泉宮赤鴈刻而作歌然而日食八星變日壬辰有星如

八壬戌長地震庚戌風赤如血辰甲發屋拔木庚寅夏隕

霜殺草庚戌雩大如馬頭癸酉雨白菴辛巳蛙與蝦蟆群鬪巳

外蛇與內蛇鬪內蛇死戊子趙蛇入與邑中甚至饑人

相食并知平原大飢丁知災異迭書帝亦不能文也其

嚴刑峻罰也有腹誅之法癸亥客與大農令顏異論皮

沈命之法命法盜亡阻山川後作沈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禁網浸密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刑法志張湯至

杜周內深刺骨王溫舒以酷進大抵放張湯專以人主

意為獄而慘毒有不可勝言者矣溫舒後坐其窮兵黷

武也擊匈奴則起於馬邑之屯戊申王恢議伏兵馬邑

引還恢自是和親好絕兵端之開訖不可解大將軍衛

青出鴈門癸丑虜出雲中甲寅至隴西出朔方丁巳圍

獲禿王十餘出定襄戊午絕幕大獲斬方餘失兩將

女畜牧數十萬出定襄軍趙信降匈奴壬戌青去病分

軍青出定襄斬首九千匈奴遠遁追至實顏山還去病

出代斬首七方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匈奴遠遁幕南

無王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庚申斬首出北地庚申

三萬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四萬降得隴西北出代郡見

兩將軍疊出而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然漢士馬

初故亦不勝筭矣自是漢馬亦其後帝雖親登單于

勅兵示武威震匈奴辛未其時遣郭吉告單于南越王

戰不能取臣服單于已懸漢關天子自將待邊能戰

且單于立忍襲之蓋歸漢使路充國李陵貳師之陷

沒王午陵戰敗降辛卯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如敗其

開三方也則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辛未蒙使南

出蜀從夜郎牂柯入朝以夜郎為犍為郡邛為蜀焉郡

買臣兩粵閩粵南粵吳外閩粵攻東甌請救嚴助勸救

善為東粵東粵數反買臣言東粵徒泉山浮海可破成

粵平上遣嚴助諭意即遣子宿衛元朝鮮由於涉河朝

王滿燕人居秦故空地傳至孫右渠不奉詔上其通西

域也則始於張騫之使烏孫初騫使匈奴亡之西域

奏帝且言烏孫之盛先結烏孫他國可致丙寅遣騫烏

孫遣使送騫報謝西域凡三十六國頗與使者俱來蓋

通於漢元封中以江都王女妻烏孫與為昆弟制匈奴

趙破奴虜樓蘭王破姑師上欲通大苑二國劫使者為

是日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置校尉屯

田矣已如李廣利中酒泉旁西域恐庚辰斬苑王得汗

置屯田官自是不但拘矩警竹杖天馬蒲萄竹杖天竺

天馬子大苑以蒲萄為酒富壞克克所欲而殊方異物四

面而至以隋珠和璧絡甲乙之帳設酒池肉林饗三

通志卷之七十五 十五 李唐

之客漫街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漫街張衡云魚龍者

為舍利之獸先藏於庭甲乃入殿前激水作及賂遺賜

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推

酒沽癸亥莞鹽鐵癸亥鑄白金造皮幣以禁

苑白銀錫為白金三等龍文直三千馬文五百龜文三百

筭至舟車戌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

盜並起道路不通遣直指使繡衣持斧斷斬郡國然後

勝之壬午帝猶未能自及至江充構難

巫蠱事作禍及太子充初為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得

言崇在巫蠱以充為使掘蠱東宮云多得桐木人持太

子忌太子斬充又發兵亂詔捕反者太子敗走自殺衛

皇后亦先是陳皇后既廢亥至是衛后復不得其死焉

禍變已極然後終徐痛定始大悔悟乃罷方士棄輪臺

下哀痛之詔力本勸農以明休息雖云已晚猶愈迷後

之凶者壬辰輪臺在西域有田五千頃弘羊請屯田不

民休息迨夫拔霍光日殫於無聞之中以當托孤之寄

擁昭立宣功在社稷亦可謂明遠也已矣嘗及覆帝所

為大抵踵秦皇之覆轍蓋鐵推沽即頭會其斂監臨部

室黠武而成敗異者何哉秦用商鞅積刑罰而高文以

來積寬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始皇之過而孝昭改武

帝之失末不同二也義精陳同父謂表六經置博士定生

貢興大學崇儒重道所以為得也正曆朔易服色定會

名興禮樂建制立度所以為得也孝弟力田蠲寬

既存問致賜而有免失職使者得以聞杞山東水旱既

虛郡國倉廩賑救而而江南被水復下巴蜀粟以賑之

丙寅救民卹災所以為得也方士之罷輪臺之棄下詔悔

過是知過能改所以為得也加以金霍之任付託得人

此其所以有秦皇之失而免秦皇之禍歟昭帝弗陵

少子母稍初灰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淫嬖

帝越次得立即位年九歲乙未始元六年年十四而辨

上官燕盍之詐信霍光之忠己亥初光長女適左將軍

安用事父子凌盛與光爭權燕王旦姊為盍候妻稱盍

主與桀安及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書詐光

書奏光不敢入上召光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

四左右皆驚上書者果亡後然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

光殺之因發帝口燕王事竟桀安弘羊誅燕王盍王自

殺承孝武奢侈師旅之餘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

務之要日碑乙未首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除田租

止出馬戊戌詔往時令民議罷鹽鐵推沽庚免馬口錢

及六畜者王首懸北關減民賦錢十之三打樓蘭授首甲辰傳介

業其培養國脈為何如使天假之年復得周召之佐成

康不足侔矣帝崩元無嗣徵武帝孫昌邑王賀立之王

狂縱好遊及徵求長鳴雞載女子於道既即位過咎益

浮淫戲無度僅二十有七日大將軍光與田延年張安

世圖之白太后廢為海昏侯而迎立宣帝焉宣帝宗病

已更名詢武帝曾孫衛太子孫史皇孫子太子納中

帝幼遭巫蠱之禍遠繫長安獄頓廷尉丙吉得以生

帝生數月繫獄望氣者言獄有天子氣詔一切皆殺

吉開門拒使者得生聞史良娣有母及兄載帝付之

養民間高才好學授詩論語孝經喜游俠昌邑廢吉奏

記霍光迎帝即位丁未七月年十八戊申本始四地前

龍一在位先是泰山石起立上林枯僵柳自起生蟲食

葉其文已有公孫病已立之讖矣昭帝帝興自閭閻知

民事艱難又苦吏急即位之初首遣使詔郡國謹牧養

民而周德化擢路温舒黃霸等以尚寬和戊申温舒拜

正至于定國民自以不寬廷尉十七年霍光薨後三月

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丞相以下奉職奏事

魏相丙吉同心輔佐寅二三年間舉賢良罷屯田罷

池藥未幸者與貧民勿治郡國宮館以貧民流者甲減

天下鹽價遣使郡國戒勿煩擾又嚴繫囚掠笞瘦音瘦

死之禁刑無非愛民郵刑之事每拜刺史輒親見問以

為太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

璽書勉厲公卿闕以次用之朱邑入為大司農北海

行龔遂入為水衡都尉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好末姑

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刀尹翁歸入為右扶風丙辰東

劔者使賣以買牛犢乙卯黃霸入為太子

明察韓延壽入為左馮翊守民不忍欺

太傅癸亥頴川守此皆以郡守擢拜者也其重文學也

脩武帝故事講論文藝傳又選群儒俊材置諸左右於

是劉向王褒以文章顯辛酉向待詔金馬門壬戌褒

經術也命諸儒講論石渠稱制臨決立梁丘易梁丘

中興於是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常玄成以經術顯庚午

詔諸儒論五經同異石渠閣望之玄成平奏其義上親臨決立梁丘賀夏侯勝常玄成以書傳族子始昌

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故有將相則張安世甲寅趙充

國丁丑杜延年丙子定國北京兆尹則趙廣漢庚戌至張

敞庚午皆請太子大傳疏廣少傳疎受老賜金歸皆知名當世

有未易枚舉者謂之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信

然矣至於夷狄賓服則自匈奴為丁今為桓烏孫二國

攻由是虛弱邊境少事庚戌馮奉世誅莎車王平諸國

域丙辰莎車殺漢所立王及漢使叛適奉世送

而庚申充國上屯田議從之鄭吉破車師降日逐乃

命為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二十六國號令遂班於西

域甲子屠耆至是匈奴乖亂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甲子屠耆

單于乙丑呼韓呼韓邪奉國珍來朝於是烏孫以西至

安息諸國咸尊漢矣庚午先是烏孫近匈奴輕漢史稱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比迹商宗周宣非與帝

以戎狄之歸思股肱之美圖功臣於麒麟閣霍光張安

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表而

揚之名著中興輔佐亦可謂知本者矣然先儒之論

有曰當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情奸詐

十一人唯霍光不名曰大將軍傳陸侯姓霍氏

霍氏

表而

口者得以冒其實甲寅膠東相王威偽減獲額

得以逃其罪東中羨金城皇中穀斛八錢充國謂

西乃解乃得獻鷓鴣雀者得以投其詐張敞金鷓鴣雀集

知乃止後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壬中詔天下

上計簿者而虜入代郡始科瑣邊吏者及蒙思職

其相丙吉馭吏嘗出見馳驅探知虜入代邊白吉曰

其人對銀也詔問虜入郡吉曰對御其為欺弊雜

不可禁矣通鑑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官官弘恭

即刑為中黃門帝任中書官恭為令顯僕射元帝貴許

史而啓成帝之信外戚甲寅罷霍禹大司馬悉易以

楊韓之戮赤族之誅而啓哀帝之

殺大臣甲子左馮翊韓延壽與蕭望之互相按劾上不

會宗書當大逆要斬哀帝誅王嘉產三大釁卒以亡

漢東漢愚謂大臣之誅已見之前朝而帝又甚焉者也

不但楊韓而已霍氏之罪固不容赦而光之忠勳不可

以無後許皇后產光妻顯賂豎綈后明年納女成君

萬亦不容以重違丙辰廣漢以私怨論殺被告下丞

帝惡之坐要斬吏盡實饒剛直公清諫用刑法任中書

官官上書云以法律為詩以為怨謗下獄致死庚帝曾

不少顧惜何其刻哉推原其故皆初年擇術不精學

韓而不任周政雜霸道以致之也戊辰太子考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維由是觀之綜核厲精之

治雖足以使一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高祖文帝忠

厚寬仁之脈斷喪無餘矣議者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

始其以是夫元帝奭宣帝太子母許皇后壬申即位癸酉初元五永光五建昭五竟寧一

在位十即位初年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

減樂府貢省苑馬以賑困乏又未幾罷宮館減馬獸肉

食終一十六年之間貧民賜孤寡高年帛遣使存問

耆老孤寡失職之人幾無虛歲可謂慈仁愛民之主矣

至於尚節儉好儒術皆為君之美節癸酉召貢禹拜諫議大夫禹奏請節

儉丁丑詔大官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事而已望之用堪劉向金敞貢禹匡衡常玄成京房之徒比皆見

信獨惜其剛斷不足柔懦太過許史預政恭顯專權當

時大患也望之周堪請罷中書其言非不切直帝不能

用反致望之遭讒以死甲戌望之等患許史恭顯請罷

之召下廷尉歆醜京房援幽厲用佞為喻非不明白帝

雖悟而不斷反致京房惟毀棄市甲申房宴見極論幽厲用佞而國危又引

齊桓二世任密刁趙高亡國又極言災異警動之請上去顯上云已喻終不能去顯遂疾房請之竟以弃市

周堪以隔絕病瘖卒張猛以見誣自殺辛巳上海復召用

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陳咸朱雲髡為城

遂瘖卒顯又誣猛令自殺於公車陳咸朱雲髡為城

旦乙酉中丞成數言顯短顯恨之咸與裡里令朱至鄭

令蘇建論死乙酉鄭令建得顯私書而公卿以下畏顯

側足而立矣此帝雖善善而善卒以戮雖惡惡而惡終

不去事無巨細悉關中書甲戌恭死顯專權邪僻賊害

為中書令

中其西澤之蕞決於此矣當是時災異並作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又當春凋秋祭墮

霜不殺水患螟蟲人民飢疲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

所紀盡皆有之京房奏是誰之召與史氏不此之察乃

謂帝專用儒生貢薛常匡迭為宰相牽制文義優游不

斷孝宣之業衰焉嗚呼此豈儒者之過母乃用非首儒

而復有小人側以間之率多持祿保位患得患失之

不暇曾是以為儒者乎陳同父謂貢禹持祿保位與

賢文成咸皆持祿保位彼阿諛之譏王尊傳匡衡阿附

咸帝元帝太子母王皇后戊子六月即位己丑建始

二在位一善脩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

天子之容矣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書中秘紀又可

謂知崇文學者然即位初年首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

領尚書事戊子王氏之未幾同日之內五侯受封已

官之害徙歸故郡憂德道死黨與皆廢而朝廷政權一

轉而歸外戚矣己亥鳳卒從弟音代丙午音卒從弟高

莽代莽元皇后弟蔓之子乙巳封新都侯五侯音

盤據勢要驕奢盈溢僭擬乘輿縱惡不誅侯

遂致排擯宗室孤

弱公輔斬戮無忌擊斷不請帝方湛于酒色飛燕盡

內亂許后廢死齊家之倫數矣辛丑上徵行

小三百

通鑑

十一

全志

飛燕於之召入宮... 幸復召其妹... 劉向王章精忠懇切如水沃

石氏之盛辛亥又以蜀山... 蜀山... 蜀山... 蜀山... 蜀山...

野王鳳知使尚書... 朱雲梅福披心... 謹論動遭按劍... 按劍... 按劍...

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 諂諛權臣乃保寵固祿... 保寵固祿... 保寵固祿...

持祿保位... 迹帝昏懦... 惡如此漢祚之移不在其身... 移不在其身... 移不在其身...

矣哀帝欣... 成帝庶弟定陶恭王... 之子相母傳昭... 長好

文辭法律成帝無嗣徵為太子... 成帝崩即位... 即位... 即位...

行罷免政由己出未為... 然丁傳董賢相繼寵用... 董賢相繼寵用... 董賢相繼寵用...

王嘉紀皆以賢寵盛忠諫死也... 班史謂觀孝成之出權... 班史謂觀孝成之出權... 班史謂觀孝成之出權...

柄外移是以臨朝屢誅大臣... 欲疆主威以則武宣謬矣... 武宣謬矣... 武宣謬矣...

陳同父謂帝何不思之甚... 王氏可去丁傳獨可用乎... 獨可用乎... 獨可用乎...

通鑑卷之...

廿三

不知此之為尤甚也南宮氏曰帝寧負成帝之恩

定陶之號冷褒段熲董宏之佞說是從乙卯郎中

其議竟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太后丙

又尊定陶太后曰帝太后而師丹傳喜孔光之正諫不用

用司空喜司馬光丞相太后每欲稱尊号與成帝丹齊

與光執正議不順旨帝崩後丁傳董親屬皆徙遠方

特進奉朝請一差意向遂拂群心斗宵之莽知天下

清議在是也於是樓取之以文其奸劾奏董宏甘心夔

黜甲寅莽與師丹劾宏公卿大夫聞而直之至訟莽冤

者百數而莽得志矣護等復訟莽功德召還自是浮譽

日隆遂執魁柄庚申帝崩詔召莽秉乃用儒術平冤獄

治誣告黜僭人以濟其私革漢為新採禍自此豈非帝

行乖禮義自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哉平帝衍

黑弟中山孝王與之子毋備姬哀帝崩無嗣徵帝立辛酉元始五在即

位幼冲太后臨朝元帝后王氏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

盛於是賜號安漢公辛酉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莽越

旨白太后賜号加宰衡位諸侯王上甲至加九錫而居攝之謀

成矣造符命作祥瑞無所不至漢士大夫若崩厥角稽

首靡然從之前後上書獻頌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

人而炎漢二百年之宗社已挈而之莽丑五月諸侯

皆請亟加賞太后乃加九錫十一月謝囂奏武功長孟

通政并得白石上負下方有册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

行天子事如周公帝崩遂居攝勝那漢梅福逢萌王霸數子卓然不肯為所污壬戌

通二卷 廿四

勝漢以莽專政歸莽篡平未以莽側徵勝不受徵不食

十四日死○壬戌梅福知莽必篡弃妻子去不知所之

○笑亥逢萌見莽殺其子字曰三綱絕矣即歆國師歌

挂冠將家浮海○王霸見莽篡莽冠帶絕交

為莽國雄大夫楊雄為貽萬世鄙笑莽既弒帝二月帝

益壯莽欲居攝因乃徵宣帝玄孫擇其最幼者立之是

為孺子嬰父廣戚侯頭二歲立為皇太子号曰孺子而

得與語既長莽自攝尊位稱假皇帝既敗翟義復殄趙

不能名六事莽自攝尊位稱假皇帝既敗翟義復殄趙

朋丁卯東郡守翟義起兵討莽朋自以為得天人之助

甫及三年遽行篡奪定國號曰新至是莽謀即真之事

戊辰為初始元年初莽使群臣奉符瑞白太后后大驚

又使王舜來璽罵不予舜曰太后寧能終不予耶乃殺

干此日我老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漢遂中絕迹莽

后時年八十四癸酉崩又十年漢誅莽

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音

周太后壽考為之宗主元帝王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

盜及竊位南面處非所據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

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自

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

甚者也蓋炕龍絕氣無德居非命之運非天命紫色蠶

聲淫聲非餘分閏位不得正王之位聖人之驅除云爾

班史班史民心思漢甚於飢渴遠近蜂起立聖公為更始皇

帝莽就屠戮支體橫分矣夫以莽之狂謬其姑憤之右

馮曰猪狗不食其其子叛之變怪警懼歸政市竟殺字

謀殺莽不克其女背之庚午安定太后自劉氏莽

建子盛飾間疾后大怒因發殆與祿山史思明朱温同

病不肯起莽交平帝后也

前史但載之於叙傳亦宜已矣南宮更始字暉公

景帝七代孫光武族兄也嘗殺人亡命在平林賊中更

始料以懦弱為新市平林所立即位朝群臣羞愧流汗

手不能言癸未更始先是丁丑荆州王匡王鳳起

林山衆七八千壬午冬光武與兄續伯升起南陽相

平林賊起壬午冬光武與兄續伯升起南陽相

而平林兵下江兵亦合時聖公亡命平林諸將

都苑進都洛陽九月誅莽甲申二月都長安委政匪

人日醉後庭官爵猥濫關中離心四方怨叛三年赤眉

立劉盆子初戊寅樊崇等起琅邪衆數萬鈔徐交間生

盆子不能自保而光武中興焉壬午冬光武伯升起南

宛更始忌其威明殺之六月拜光武破虜將軍十月

在不就徵始貳更始陳同父曰西漢之治自寬仁而變

為深刻自深刻變為委靡高惠文之寬仁贊而成之者

蕭曹周勃申屠之功景武宣之深刻啓而導之者晁錯

公孫魏相之過元成哀之委靡不能開喻而正救之者

則又貢禹張禹孔光之罪也抑又有說高祖以下有德

者莫過帝有才有莫過武帝迹其行事有足憾者秦繼

先王法度治統幾於一絕矣漢興去周末遠制度典章

猶可考而復也高祖草創未暇為惠帝仁柔不能為則

復古之事非文帝其誰任乎時海內富庶矣黎民醇厚

矣天下幾刑措矣奈何溺黃老清靜之說雖賈生再

矣天下幾刑措矣奈何溺黃老清靜之說雖賈生再

之請而未遑遂因陋就簡無以垂法於後則是有可為
之時而無復古之志也至武帝狹小漢家制度慨然欲
追蹤唐虞商周之盛則復古之事會帝又誰與歸于時
正朔改矣禮樂興矣罷百家而六經表章矣奈多欲之
念既勝徒取高皇約束紛更之非惟無以改秦之失而
又有甚焉者則是有欲為之志而無復古之實也然則
先王經世之大法至秦而遂泯秦人紛亂不綱之政至
今而猶存考其事論其世文帝武帝二君蓋深有足憾
者與西漢自高至平凡十二帝并孺子共二百一十四
年始乙未終戊辰為莽所篡十四年己巳終壬午莽為號己巳
更始二年甲申

男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七

